



亚细亚卷

世界小说经典文库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

01010423424L 郑州大学图书馆

世界小说经典文库



世界文学经典文库·亚细亚卷
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X1168毫米 1/32 印张 28 7/8 插页 2 字数 723000

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ISBN 7-5306-2549-7/I·2271 定价:38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由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编选的，曾在该刊发表过的外国中短篇小说集的亚洲部分。共收入22个国家、59位作家的60篇作品。入选作家均在本国文坛占有重要的位置，作品多为成名作、代表作，其中包括堀辰雄《起风了》、三岛由纪夫《潮骚》、泰戈尔《夜》、纪伯伦《沙伦塔夫人》等名家名篇。可以说，本集较全面地反映出了亚洲各国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。

目 录

起风了.....	〔日本〕 堀辰雄(1)
春琴抄.....	〔日本〕 谷崎润一郎(55)
斗牛.....	〔日本〕 井上靖(105)
遥拜队长.....	〔日本〕 井伏鱒二(157)
潮骚.....	〔日本〕 三岛由纪夫(180)
芒格拉.....	〔印度〕 雅西帕尔(279)
胜利花环.....	〔印度〕 古·纳伽伐利(296)
一匹马和两头羊.....	〔印度〕 拉·克·纳拉扬(305)
夜.....	〔印度〕 泰戈尔(322)
哑巴三龙.....	〔朝鲜〕 罗稻香(332)
被撵的人.....	〔朝鲜〕 李益相(342)
出走记.....	〔朝鲜〕 崔曙海(357)
梨花.....	〔韩国〕 金芝娟(366)
巫女图.....	〔韩国〕 金东里(385)
浦口渔村.....	〔韩国〕 吴永寿(411)
宁静的莽林.....	〔韩国〕 洪盛原(427)
肥大的皮袄.....	〔蒙古〕 马·嘎达姆马(442)
草原的欢乐.....	〔蒙古〕 马·嘎达姆马(452)

他的囚犯·····	〔菲律宾〕 拉瑞特·巴拉斯(467)
父亲上法庭·····	〔菲律宾〕 卡·布罗山(475)
厨房杀人犯·····	〔泰国〕 克立·巴莫(481)
黑暗中的光束·····	〔塞浦路斯〕 安·乔·基普洛莱翁达斯(489)
在麻袋上·····	〔叙利亚〕 哈·米奈(502)
巫婆之女·····	〔叙利亚〕 阿·萨·欧吉里(525)
忧伤的土地·····	〔叙利亚〕 白·哈基(542)
仇敌·····	〔叙利亚〕 扎·塔米尔(549)
雪·····	〔叙利亚〕 雅·拉法埃耶(561)
虎·····	〔新加坡〕 辛·拉贾拉南(568)
捕鱼人·····	〔缅甸〕 杜·卡(575)
生活中的昏暗·····	〔缅甸〕 莫莫一茵雅(579)
志飘·····	〔越南〕 南高(585)
最后一季的罂粟花·····	〔越南〕 原玉(612)
胡狼嚎叫的地方·····	〔以色列〕 阿·奥兹(623)
逐流漂去的希望·····	〔阿富汗〕 阿·苏尔(642)
白旗·····	〔巴勒斯坦〕 拉·艾·沙维尔(649)
断肠的乡思·····	〔巴勒斯坦〕 迈·赛·丁·伊拉尼(658)
窃盗·····	〔巴基斯坦〕 艾·纳·卡斯米(668)
机械奴·····	〔土耳其〕 贝·耶尔德兹(676)
雅卡雷亚山·····	〔土耳其〕 伯基尔·绥特克·孔特(691)
尾巴的故事·····	〔土耳其〕 阿·涅辛(696)
希特勒胡子·····	〔土耳其〕 奥·凯马尔(705)
一缕青丝·····	〔斯里兰卡〕 M·魏克拉玛辛诃(723)
三份证词·····	〔斯里兰卡〕 K·贾亚迪拉洛(730)
苏蜜姐·····	〔斯里兰卡〕 H·P·西里瓦尔德纳(735)
释放·····	〔伊拉克〕 哈易卜·达尔迈·法尔曼(738)
故事·····	〔伊拉克〕 阿·尼亚齐(748)

巍峨宫下.....	〔伊拉克〕 奈·雅辛(758)
昏礼.....	〔伊朗〕 赛·纳菲西(771)
骷髅之舞.....	〔伊朗〕 伯·阿拉维(776)
熊姨的友谊.....	〔伊朗〕 穆·阿·贾茂扎德(810)
希林柯拉.....	〔伊朗〕 穆·海贾齐(820)
妓女.....	〔伊朗〕 欧加卜(829)
锁链.....	〔黎巴嫩〕 穆罕默德·伊伯拉希姆·达克鲁勃(838)
天伦之乐.....	〔黎巴嫩〕 艾·苏维德(844)
沙伦塔夫人.....	〔黎巴嫩〕 纪伯伦(850)
提灯哈那.....	〔黎巴嫩〕 陶·尤·阿瓦德(866)
自供.....	〔印度尼西亚〕 雷·费尔南德斯(878)
我的倒霉朋友——卡多克.....	〔印度尼西亚〕 古·朱纳迪(885)
迷途鱼.....	〔印度尼西亚〕 哈姆萨·郎古迪(892)
伊妮姆.....	〔印度尼西亚〕 普·阿·杜尔(906)

起 风 了

〔日本〕堀辰雄

周之迪 译

Le vent se leve

Il faut tenter de vivre

—— Paul Valery

序 曲

在夏季的日子里，你站在长满了芒草的原野上，专心地画着画，那时候我总躺在旁边的一棵白桦树底下。傍晚，你干完了工作来到我的身旁，于是我们就相互偎依，眺望着遥远的前方的地平线。它被仅在边缘上显出暗红色的乱蓬蓬的棉花云覆盖住了。相反地，从那将要被日暮笼罩的地平线上，仿佛正在出现什么东西。

.....

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一天下午（那是临近秋天的日子），把你画的画支在架上，我们一同躺在白桦树下吃着水果。细碎的云，轻飘飘地掠过天空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突然间不知从哪里刮起了一阵风，在我们头顶的树叶缝隙间露出的蓝色天空，云儿忽大忽小的游动着。几乎在这同时，我们都听到了响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倒在草地上似的。你马上要起来去看，我仿佛觉得刚才那一瞬间决不会丢失什么东西，便把你硬给留下来，不让你离开我的身边。你呢，就一切听从了。

“起风了！”

……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！”

我把手搭在假在我身边的你的肩上，暗中反复地吟诵着这句突然脱口而出的诗句。之后，你好容易挣脱开我，站起身走了。那块没有干透的画布，就在这时，沾满了草叶。你把画布重新架好，用调色刀艰难地剔着上面的草叶说：

“啊呀，让爸爸看到这种情形，那可……”

你转过身向我露出一丝亲昵的微笑。……

“再过两三天，爸爸就要来了。”

有一天早晨，我们在树林里徘徊时，你突然这样说了一句。我有些不高兴，沉默不语。于是，你望着我，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：

“要是来了，我们就不能这样散步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管什么形式的散步，只要想去就能去嘛。”

我仍然有点不高兴，虽然感觉到你把担心的视线投在我身上；但是，我还是装出那样一副神气，好像我们头顶上那树枝间的一阵阵骚动，比这件事更引起我的注意。

“爸爸可不让我离开他身边呢。”

终于，我以焦急的眼光望着你说：

“那么，你是说我们就这样分手罗？”

“可是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你仿佛很坚决，想尽量露出一丝微笑来让我看。啊！那时你的脸色，连你的嘴唇，都苍白极了！

“为什么变到这种地步呢？原来我看你是百依百顺的人，面……”

我就像倦于思考，让你先走了。你在微露树根的凸凹不平的狭

窄山路上，步履维艰地走着。这一带看去已是树木葱郁，空气显得清凉袭人，处处有着小小的沼泽。突然，我脑子里一闪：今年夏天，你不是对邂逅相遇的我表示了顺从，不，尤其是在你父亲，还有像你父亲这样不断管束你的人面前，不是坦率地以身相委了吗？……

我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节子！你如果是这样一个人，那我就更爱你。我如果确实能够看到生活的未来，那么我无论如何也要你来，在这之前，你就像现在这样在你父亲身边好了……”

于是，像请求你的同意似的，我突然握住你的手，你也就让我握了。我们就这样手拉着手，在一个沼泽前站住，带着无以名状的苦闷心情，默默地望着这种情景：阳光艰难地透过丛生的低矮的灌木间隙照射下来，斑斑驳驳地落在比我们脚旁洼陷的小沼泽还要低深的、在树下生长的羊齿草上。这些透过树荫射下来的阳光，在似有似无的微风中不住曳动着。

两三天后的一个傍晚，我在食堂看见你同接你回去的父亲在一起吃饭。你冷淡地背向着我，当我看到在你父亲面前，那种几乎是无意识的被动的神情和举止，使我感到你就像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年轻姑娘了。

“即使我喊出了她的名字……”我自语着，“也许她也会坦然地不转过身来吧，正像不是我喊的那样……”

当天晚上，我觉得无聊，独自出去散步，回来后，我还在旅馆不见人影的庭院里漫步徘徊，闻到了山百合花的芳香。我凝视着旅馆那两三个透出灯光的窗户。一会儿，仿佛笼罩上一层薄雾，窗户上的亮光像是惧怕什么似的，一个一个消失了，旅馆终于完全黑暗下来。这时轻轻咯吱一声，一扇窗户缓缓地打开。有一个身穿蔷薇色睡衣的年轻女子凭倚在窗前。这正是你……。

你走了以后，那种像悲哀似的幸福感，仍无时无刻地在我胸中

荡漾，直到现在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。

我终日躲在旅馆里，重新开始了为你而长时间停顿下来的工作。我连自己都想不到会这样安静地埋头于工作。不久，一切事物都转入其他季节。隔了长时间之后，终于在我离开旅馆的前一天，我又走出旅馆散步去了。

秋天把树林干搞得杂乱不堪，与以前完全不同了。树木落了很多叶子，使得无人居住的别墅的阳光，特别明显地向前方突出。菌类的潮湿气味与落叶的气味混在一起。这种难以想象的季节的变迁——就是与你相别以后，在我不知不觉之间消失的时间里，给我带来了异样的感觉。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一个地方，确实有一种暂时被你丢下的念头。因此，是否连这种时间的变迁，也使我感到有了与以前迥然不同的意义了呢？……这种感觉在我还没有得到清晰的认识以前，我只是有一种漠然的感觉而已。

十多分钟以后，我的脚踏上了一个森林尽处，芒草丛生的草原，突然眼界豁亮得甚至能望到远远的地平线，并且，我躺在旁边一棵叶子将要枯黄的白桦树下。那就是我在夏日里每天一边看着你画画，一边像今天这样躺着的地方。那个时候，地平线总是被棉花云遮住，今天，不知为什么那里远处的山峦，却一个个地蜿蜒在摇曳着雪白穗子的芒草上，清晰地现出了它的轮廓。

我极目望去，远处山脉的形状都跃入眼帘。这时候，刚刚发现一直潜在自己心身的自然所给予的具体信念，开始逐渐在自己意识上明确起来了。

春

三月了。一天午后，我像往常一样悠然自得地去散步，顺路走到节子家里去。父亲戴着劳动人民所用的大草帽，在门旁边的花草丛中，握着剪刀在修理枝叶。我看见了他的身影，就像孩童似的拨开枝桠走近他身旁，寒暄几句后，很稀奇地看着父亲的动作——这

样置身于花草丛之中，小枝上到处挂满了发白的东西，那都是苞蕾……

“她近来显得很精神。”父亲突然向我仰起脸来说着前些时候同我订下婚约的节子的身体。“等她再好点，想让她换个地方去疗养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那好啊。……”我吞吞吐吐地说，露出对眼前一个亮闪闪的苞蕾引起注意似的神气。

“前些日子家里正在物色哪个地方好……”父亲不理睬我的意思，接着说下去，“节子说疗养院不知道怎么样，你不是认识那疗养院的院长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作了空洞的回答。这时，我的手才探到那朵白色的苞蕾上。

“可是，她一个人能在那里吗？”

“别人都是一个人去的啊。”

“可是，她自己能在那里吗，你说呢？”

父亲露出为难的神色，不望着我，却把自己眼前的枝桠一下子剪了下来。我终于忍耐不住，冲出一句只能认为是父亲在期待着我说的话来：

“要不我们一起去也可以。现在我的工作也将要告一段落了……”

我说着，扔掉好不容易得到的带苞蕾的枝子，同时我看出父亲的脸上突然显出高兴的神气来。

“能够这样就最好了——可是，那太麻烦你了啊……”

“不，我也许在山里更能做好工作呐……”

我们谈起了有疗养院的山岳地带。话头不知不觉就转到父亲正在修理的花草树木上来，两人互相同情，喋喋不休地谈得非常融洽，更增加了谈话的兴致。

“节子起来了么？”过了一会，我随便问了一句。

“啊，也许起来了吧……请吧，没关系，就从那里过去好了……”父亲用握着剪刀的手，指指院子的栅栏门。我好不容易从花木丛中钻出来，撬开被芎萝缠住的不大好开的栅栏门，从庭院走向那间像偏房的病室去。那间屋子最近作为她的画室了。

节子早已知道我来了，却没想到我是从这个庭院里走来的。她在睡衣上被了一件颜色鲜丽的外衣，躺在躺椅上，手里拿着一顶带飘穗的女帽当玩具玩弄着。

我隔着落地长窗看到她这种姿态，走上前去，她也看出是我了，身子动了动，仿佛要想站起来。但是，仍在躺着，脸向着我，露出一丝羞涩的微笑。

“起来啦？”我在门口急乱地脱下皮鞋，对她说。

“我起来试试，可是马上就累得要死了。”她说着，无所谓地用那带着疲劳般的软弱无力的手，想把玩弄着的帽子扔到旁边镜台上；但是没有扔到，落在地板上了。我走过去，弯下腰把脸几乎贴到她的脚上，拾起了帽子。正像她刚才那样，现在我也把帽子拿在手里当作玩具玩弄起来。

然后，我就问她：“拿出这种帽子，干什么来着？”

“爸爸也是，买了这个来，谁知道我几时才能戴上呢……多可笑的爸爸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你爸爸挑选的？多好的爸爸啊……来，戴上帽子让我看看。”我半开玩笑地要给她戴上。

“我不，不……”她说了一句，厌恶似地欠起身躲了一下，并且像道歉似的露出纤弱的微笑，接着，好像突然想起来，用她那显著消瘦的手去整理缭乱的头发。她那无意而又极自然的年轻女子的手势，宛如对我爱抚一样，使我觉得有一种窒息般的官能上的魅惑，促使我不由得把眼光移开了。

“生气了？”她突然仰望着我，担心地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我把眼光移向她，并没有接她的话碴儿，而是冷不防

地说了其他的事：“刚才你爸爸说来着，你是真心想去疗养院吗？”

“是啊。总是这样，这几时才能好啊？要能够早些好的话，那我早就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管他有什么没什么，你说说吧……你不说吗？好，那我替你说了好不好？你是不是要说‘那你也去’吧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哪儿是呀。”她急急地想阻止我。

但是，我不管这个，用了同刚才不同的口吻，渐渐认真起来，多少带点不安的口吻继续说下去：“不，你就是说不要我去，我也要一块去的；可是，我稍稍有点感觉，那是担心……我还没有这样同你在一起以前，我梦见过同你这样可爱的姑娘，两人一起到一个寂寞的山沟去过日子。我以前是不是把我的这个梦告诉过你了？就是关于那山间小屋的事呀。那时候你还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说，我们在那样的山沟里能住下去吗？……其实，我想这回你说出要到疗养院去，恐怕也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心灵上的一个活动吧……不是这样？”

她努力微笑着默默地听完，马上果断地说：“我早不记得那件事了。”然后她又用安慰我似的目光看着我。“你是常常会想起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来……”

过了几分钟以后，我们就好像没事似的，一同好奇般地眺望着那落地长窗对面的已经大部分发绿的草坪，上面各处闪动着的好像游丝一样的东西。

进入四月以后，节子的病多少接近恢复期，这时她也就越觉得恢复缓慢不耐烦起来了。可是这样恢复反面是确实牢靠的，我们甚至于有一种无可言喻的安宁感。

就在这样的一天午后，我去了，正巧她父亲外出，节子一个人

在房里。这一天她看去很愉快，脱下几乎总穿着的睡衣，换上了一件难得一穿的蓝色宽衫。我一看见她这身打扮，就想硬把她拉到庭院里去。那里刮着一点风。即使是这样，风丝也是柔和得使人心身舒爽。她有点缺乏信心似的笑了笑，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。于是她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，迈着艰难的脚步，战战兢兢地经过落地长窗一直走到草坪上。沿着树篱笆向茂密的花草丛那边走去。那儿杂生着各种外国花草，枝叶交叉，分不清是什么品种。在这些茂密的花草顶端，一片白色、黄色和淡紫色的小花蕾已在含苞待放。我就在其中一簇花蕾面前站住，突然想起去年秋天她曾告诉我这花的名字。

“这就是紫丁香吧？”我把脸转向她，一半像问她似的说。

“这好像不是紫丁香。”她的手轻轻放在我的肩上，用一种抱歉的口气回答我说。

“唔……那么，你告诉我的是胡说一气了？”

“我没胡说，人家送给我们的时候，是这么说的啊……可是，不是什么太好看的花。”

“什么啊！快到开花的时候了，才说出老实话来！那么反正那个也……”

我指着旁边的一丛花说：“那个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金雀儿？”她不加肯定。我们就转到那边的花丛里去了。

“这个金雀儿可是真的啊。你看，不是有黄色的和白色的两种吗？这白色的听说可珍贵了……爸爸可得意呢……”

我们信口这么谈着。这时候，节子的手还没有离开我的肩膀，说她是疲倦，不如说是心荡神驰地靠在我身上了。我们就这样默默不语。这样一来，仿佛能够把香花扑鼻的人生，多少给挽留下来似的。偶尔柔和的风如被压抑着呼吸似的从那边树篱笆间隙间吹了过来，一直吹到我们面前，花丛的叶子仅仅微微摇曳几下，然后又悄悄地在在我们身边掠过去了。

突然，她把脸伏到搭在我肩上的自己那只手上，我觉察到她的心跳动得比往常要快。

“累了吧？”我温和地问他。

“不。”她小声回答着，但是我越来越感到她那只搭在我肩上的手的分量慢慢加重了。

“我这么虚弱，真是对不起你……”她这样的低声细语，与其说是我听到的，不如说是我感受到的。

“你的这种纤弱，更使我爱怜你，你为什么还不明白呢……”我焦急地在内心对她说，表面上露出一副什么也没有听到的神气。节子一动不动。于是她突然像要挺起身似的抬起脸来，手一点点离开了我的肩，用极低微的声音像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为什么，我，近来变成这么脆弱了呢？以前无论病得多么厉害，我都不去想它的，而……”

她的话使我担心，我们之间沉默了好一阵子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突然抬起脸来，刚一看我就又伏下去，用稍大一些的声音说：

“我，你看我是不是突然想活下去……”

然后，她又用似听见似听不见的细小声调加上了一句：

“因为我有了你的庇护……”

那是两年前我们初会的一个夏天，无意中我脱口而出，以后就喜欢随时吟诵起那一句诗来：

“起风了！

……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！”

后来就一直忘却了，而现在又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。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愉快日子，超出了全部人生，比人生更加生气勃勃，甚至比人生更加彷徨莫定。

我们在这个月底开始做到八岳山麓下的疗养院去的准备了。我们捉住了偶尔相识的疗养院院长常常来京的机会，请他来给节子看看病。

有一天，好不容易把院长请到节子郊外的家来了。初诊过后，他对病人留下一句话：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啊，到山上熬一二年去吧！”我把要匆匆回去的院长一直送到火车站，因为我想请他对我一个人讲出真实的病情。

“总之，这些话不要对病人说。她父亲那里，我准备最近详细告诉他。”

院长先这样交代一下，显出严肃的神气，很详尽地把节子的病情说给我听了。然后盯视着默默倾听的我，觉得怪可怜似的，说：

“你脸色也很不好，刚才也应该给你检查一下就好了。”

我从车站回来，再走进病房去，父亲仍在病人卧榻旁，正同她商量去疗养院的日期，我也忧郁地参加了商量。

“可是，”父亲像想起了什么，站了起来，露出怀疑的神色说，“已经好到这个程度了，在那里过一个夏天，我看也就行了。”说着，走出了病房。

留下我们俩，我们不约而同地彼此沉默着，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春天的傍晚。刚才就觉得头有点疼，现在疼得更剧烈起来了。于是我悄悄站起来，走近玻璃门，靠在那开着的半扇门上，在那里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只是投出空虚的目光，呆呆望着雾气笼罩的对面的花草丛，思忖着：“好香，什么花香呢？……”

“你做什么哪？”

我背后传过来病人稍稍沙哑的声音。这一声使我突然从麻痹状态中觉醒过来，我仍旧背向着她，仿佛在思考什么事情，用虚假的声调断断续续地说：

“我在想着你，山，还有我们在那里怎么过日子等等……”

我这样断断续续地说着，觉得自己刚才真像想着这些事似的。